

【研究紀要】

中國「一帶一路」的進展與影響， 2013～2021

薛 健 吾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分析中國的「一帶一路」計畫從2013年10月開始推動迄今（2021年結束）的進展與影響。主要的發現有：第一，「一帶一路」的主要投資項目是以「能源開發」為最大宗，中國官方在宣傳中最為強調的「各種交通基礎建設」反而為次之；第二，「一帶一路」在各國的進展堪稱順利，爭議情況為少數；第三，「一帶一路」並未顯著增進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未顯著拉開參與國與美國之間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似程度，並未顯著使參與國的民主政治在競爭性和參與性上有所下降，也並未使參與國的貪腐情況惡化；第四，「一帶一路」的顯著影響在於提高參與國人民的生活品質，拉遠參與國與中國之間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似程度，還有使參與國的民主政治在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上有所下降；最後，中國透過「一帶一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槓桿，應該是在於使部分國家陷入積欠中國鉅額債務的「債務陷阱」上面。整體而言，要確認「一帶一路」對各國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最主要應該還是要在那些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國家的政策變化上來找答案。

關鍵詞：一帶一路、中美關係、債務陷阱、民主化

* * *

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西方世界在 2008 年金融危機後的相對衰弱，中國和西方民主國家的權力轉移趨勢浮出檯面，再加上「華盛頓模式」和「北京模式」的發展體制競爭，使得全球的地緣政治又出現新的變數。其中，中國在 2013 年年底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往往被視為是中國版本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其對於西方所領導的國際秩序可能帶來的影響，也成為近年來國際關係學界的研究重點之一。本文的目的，即在於分析中國「一帶一路」從 2013 年的年底推動迄今（2021 年底），已經取得的進展與帶來的可能影響。

近年來分析中國「一帶一路」的影響的文獻為數並不少，但大多集中在對某一個或是某幾個國家的影響的討論。例如，Pavličević 和 Kratz（2018）分析中國的高速鐵路建設是否在東南亞國家引發中國威脅的爭議；Chen（2018）分析影響東協十國對「一帶一路」反應的因素；Chung（2018）分析南亞國家「一帶一路」的回應；Malik（2018）研究緬甸在中國「一帶一路」政策的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Liu 和 Lim（2019）分析馬來西亞對「一帶一路」的回應；薛健吾（2019）討論寮國、緬甸、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的情況等等。既有的文獻較少從一個比較全面性的角度來分析「一帶一路」整體的進展，以及其對於某些關鍵議題的系統性影響。

在探討「一帶一路」系統性影響的文獻中，全球性的跨國比較分析為數極少，例如 Liu、Lu 和 Wang（2020）發現參與國與中國之間的文化距離和制度距離限制了他們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進展；陳宗巖（Chen 2020）分析了「一帶一路」計畫中的「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的成員加入的模式與影響；Zeng（2021）發現「一帶一路」僅能減少中國與合作國之間低程度的衝突，但仍未能減少中國與合作國之間高程度的衝突等等。然而，這些少數的跨國比較文獻，都較少針對「一帶一路」所引發的諸多重要爭議作一個系統性的評估。其中，薛健吾（2020）是少數探討「一帶一路」的關鍵爭議問題到底對全球帶來哪些系統性影響的研究，他發現，至少直到 2018 年，「一帶一路」並未顯著系統性地使各國民主退化或是增加積欠中國債務，但確實在少數國家直接造成「債務陷阱」的出現。然而，一來，薛健吾（2020）的分析僅止於到 2018 年結束時的情況，從 2018 年以來至今，全球的政治經濟環境出現了許多重大的變化，包括「一帶一路」的爭議增加、中美關係的快速惡化，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等等，這些新的變化是否對「一帶一路」的進展與影響帶來衝擊，則是尚待探討的地方；二來，薛健吾（2020）的分析也僅僅集中在「一帶一路」對三個關鍵爭議問題（是否影響中美關係、是否造成民主退化、是否造成債務陷阱）的影響上面，對於「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經濟發展或是其他重要政治經濟面向的影響，還缺乏更進一步的評估。本文作為一篇研究紀要，希望能夠

接續薛健吾（2020）的探討，對這個影響國際政治的重要問題提供一個基本的描述型研究，為後續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份數據性的參考。

本文的架構如下：首先，第一節是「一帶一路」的基本介紹，包括其主要的內容和投資項目，以及中國為什麼想要推動「一帶一路」的可能原因。接著，第二節分析「一帶一路」推動迄今所取得的進展，並且回答「有多少部分已經被喊停」以及「是否衰退、是否受到疫情的影響」這兩個問題。第三節分析「一帶一路」在地緣政治議題上的一些主要爭議點，包含其是否真的促進了參與國家的經濟成長、是否改變了參與國家與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是否使參與國家陷入債務陷阱，以及是否使參與國家民主退化。最後在第四節結論的部分，本文將根據上述的發現討論「一帶一路」未來發展的可能展望。

壹、「一帶一路」是什麼

「一帶一路」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 10 月和 11 月在出訪哈薩克和印尼時所提出的計畫。在其最原始的規劃中，中國將沿著「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這兩條路線進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分別串聯起亞洲內陸和亞洲沿岸的國家，並分別以歐洲和非洲為連結的終點。這中間主要是建設六大經濟走廊，^①以六條主要路線串聯起中國和沿線國家。在陸上，「一帶一路」將「以沿線中心城市為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為合作平臺」；在海上，「一帶一路」將「以重點港口為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②此外，中國也分別在 2014 年和 2015 年成立了「絲路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向「一帶一路」的參與國提供基礎建設所需融資。2015 年 3 月，中國國務院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和「商務部」三個部會，共同公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是中國初次正式公布「一帶一路」的官方說明文件（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 2017）。從 2017 年起，中共開始將「一帶一路」擴大推展，範圍已不限於當初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自該年起，中國幾乎把絕

註① 這六大經濟走廊分別為：「中蒙俄經濟走廊」、「新歐亞大陸橋經濟走廊」、「中國 - 中亞 - 西亞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和「中國 - 中南半島經濟走廊」。

註② 括號中之語係出自中共「一帶一路」的官方說明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

大多數對各國的「既有投資項目」和「未來可能的投資規劃」都納入屬於「一帶一路」的計畫範疇之中，而且「一帶一路」其本身亦包含公用事業、醫療、娛樂和房地產等不同產業的內容，因此也模糊了中國對外的「投資」、「發展」與「援助」等等行為的界線。「一帶一路」發展至今，已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中國對外投資、發展和援助的大規模整體行動。

在中國政府有意的重視之下，「一帶一路」的計畫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成為了中國的國家重點目標。2013 年 11 月，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將「一帶一路」升級為國家戰略。2017 年 3 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通過關於阿富汗問題的第 2,344 號決議，在決議的第 34 點中鼓勵各國透過「一帶一路」的建設來加強區域經濟合作，是「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里程碑。2017 年 10 月，中共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會後，將「一帶一路」寫入黨章，正式將該戰略升級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在數次的地位提昇之後，「一帶一路」的戰略目前已經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緊密相連。

一、中國為什麼要推動「一帶一路」

關於中國為什麼要推動「一帶一路」的主要原因，我們可從中共的官方宣示以及各方分析所提出的意見這兩個方面來作解讀。

首先，在中共官方宣示的部分，根據「一帶一路」的官方說明文件《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的說法，「一帶一路」推出的主因，是要在「復甦乏力的全球經濟形勢」之下，「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於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內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與過往中共外交的主要論調相同，該說明文件亦強調了「恪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即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和平共處、平等互利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中共官方所宣示的與沿線國家的合作重點，包含了「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項。在說明文件中，中共也特別強調了要積極透過多邊的合作機制（也就是中共與各國

所共同參與的各種國際組織)來推動「一帶一路」的建設。此外,透過「一帶一路」來推動和平衡中國各地的發展,也是中共的主要目標之一。在說明文件中,中共特別提到了透過「一帶一路」來發展「西北、東北地區」、「西南地區」、「沿海和港澳臺地區」和「內陸地區」等四大區域的經濟。說明文件的最後,中國特別提到,與各國共建「一帶一路」的途徑是「以目標協調、政策溝通為主,不刻意追求一致性,可高度靈活,富有彈性」、「中國願與沿線國家一道,不斷充實完善『一帶一路』的合作內容和方式,共同制定時間表、路線圖」,也說明了「一帶一路」就其本身的性質來說,很可能會是一個在內容上無所不包、在執行上充滿彈性空間的計畫。

而在各方分析意見的部分,中國之所以想要推動「一帶一路」的主要理由,至少有以下幾點:③第一,出口中國境內已經過剩的工業產能,特別是在鋼鐵、水泥、鋁、玻璃和造船這幾個產業上,中國的產能已遠超過國內之所需;第二,出口中國境內過多之剩餘資本,在國內市場的投資機會已經愈趨飽和的情況之下,中國大量的資本必須要前往海外尋求更高的投資報酬率;第三,解決國內各地發展不均的問題,希望透過與鄰國的交通連結,讓中國較為落後的西北地區和西南地區有更多發展的機會;第四,獲取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所需之關鍵能源和礦產的供應,特別是來自中東的石油和天然氣;第五,不少評論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在慎思熟慮之後的計畫,既然美國的「重返亞洲」向東走,那麼中國的「一帶一路」就向西走,不僅能避開與美國之間在亞太地區的正面衝突,也讓美國和西方國家難以找到中國想要改變現狀的具體理由;第六,也有評論認為,推出各種像是「一帶一路」這種需要為時數十年的宏大計畫,可以讓習近平以「需要更多的時間來完成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理由,合理化他想要延長任期的計畫。無論如何,總和來說,「一帶一路」可以說是一個目的在於解決中國國內、外的各種問題的一套複合型的解決方案,可說是中國的一個非常精明的宏大設計。

二、「一帶一路」的主要投資項目和內容

從 2013 年的年底中共宣布「一帶一路」的計畫開始,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為止,在這一段為期約 8 年的期間,根據一間美國華府著名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

註③ 這些論點都可散見於各個媒體和分析家對於「一帶一路」的評論之中,相關評論已汗牛充棟,在此就不特別引註其各別的出處。

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的統計，^④全世界至少有 115 個國家已經收到了來自中國的「一帶一路」投資，共有 1,645 個投資與建設的項目，中國投入在「一帶一路」計畫上的總投資額，累計超過 8,380 億美元（超過新臺幣 25 兆 1,400 億），相當於中國在 2020 年時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 5.7%，美國在 2020 年時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4.0%，以及臺灣在 2020 年時的國內生產總值的 1.3 倍左右（129.0%）。表 1 列出了中國「一帶一路」從 2013 年 11 月至 2021 年 12 月底已經累積的投資金額與項目數量，根據各個投資部分占比的多寡來排序。

表 1 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金額與項目數量，累計期間為 2013/11～2021/12

投資部門	子部門	投資項目數量	投資額 (百萬美元)	投資國家 數量	總額與占全部 「一帶一路」 投資額的比重
1. 能源	其他能源	77	327,030	41	327,030 (39.0%)
	替代能源	107	30,750	46	
	煤	73	55,180	22	
	瓦斯	77	53,860	34	
	水力發電	94	57,880	36	
	石油	98	62,860	36	
2. 交通運輸	其他	1	1,190	1	200,590 (23.9%)
	公路	207	85,990	74	
	航空	37	11,420	27	
	鐵路	100	70,920	32	
	船運	54	31,070	35	

註④ 由於中國官方從未公布過「一帶一路」在各項建設上的具體投資金額，而且「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官方也甚少公開此類資訊，因此對於「一帶一路」各項投資與建設的統計，就必須透過全球各大媒體、中國的媒體以及各個參與國的媒體所報導出來的資訊來間接地蒐集。例如，美國著名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就有成立專門的研究小組與資料庫來統計從 2005 年開始中國對全球各國的各項投資計畫與金額，其認定中國對各國的投資金額和投資項目的方法，是以「三角定位法」(tripod method)來進行判斷，也就是說，必須要有超過三家不同的媒體都報導了同樣的投資金額和投資項目，「美國企業研究院」才會將其納入到資料庫中，並且免費公開該資料庫以供各界訂正與研究之用，其中也包含了「一帶一路」的統計資料。截至目前為止，「美國企業研究所」所提供的「一帶一路」投資資料，是目前所有可得的「一帶一路」相關資料中最具系統性、最為完整且最具公開透明性的「一帶一路」統計資料。本文對於「一帶一路」的分析，都是以該資料庫所記載的資訊為主。

投資部門	子部門	投資項目數量	投資額 (百萬美元)	投資國家 數量	總額與占全部 「一帶一路」 投資額的比重
3. 房地產	建案	190	58,720	56	74,130 (8.8%)
	地產	34	15,410	14	
4. 金屬礦業	其他	32	16,670	20	71,460 (8.5%)
	鋁礦	18	9,990	7	
	銅礦	10	13,870	5	
	鋼鐵	52	30,930	21	
5. 公用事業 ^⑤		69	27,810	37	27,810 (3.3%)
6. 其他事業	其他	4	670	4	25,400 (3.0%)
	消費事業	21	8,360	15	
	教育事業	9	2,710	6	
	工業	25	6,590	16	
	紡織業	10	2,770	8	
	木材業	10	4,300	5	
7. 物流		32	22,200	24	22,200 (2.6%)
8. 化學工業		38	19,750	19	19,750 (2.4%)
9. 科技業	其他	12	4,760	8	15,740 (1.9%)
	電信	32	10,980	25	
10. 農業		41	14,980	26	14,980 (1.8%)
11. 金融業	其他	7	5,190	7	13,630 (1.6%)
	銀行業	11	5,410	7	
	投資	8	3,030	6	
12. 觀光業		22	10,890	11	10,890 (1.3%)
13. 娛樂事業		16	10,420	12	10,420 (1.2%)
14. 醫療衛生		17	4,010	12	4,010 (0.5%)
總計		1,645 個項目	8,380.4 億美元	115 國	

說 明：單位皆為「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22)。

註⑤ 「公用事業」(utilities)指的是那些負責維持公共基礎設施服務的體系或機構，包括電力、供水、廢物處理、污水處理、燃氣供應、交通和通訊等等。在一般的情形下，公用事業只有政府機關、公營企業或是那些取得政府特許的公司機構才可以經營，但也會視情形開放民營企業在法規容許的範圍之內自由經營。

從表 1 之中可以看出幾個重點：第一，「一帶一路」事實上是一個非常多元的計畫，除了「能源開發」和「基礎建設」之外，還包含了房地產、礦產、公用事業、物流、化學、科技、農業、金融、娛樂、觀光和醫療衛生等等項目，基本上無所不包，涵蓋了基本上中國對外的所有投資項目；第二，中國與最多國家合作的項目是公路建設（已有 74 國）和房地產建設（已有 56 國），接下來就是各種能源上的開發（都在 30~40 多國）；最後，雖然中國極力宣傳的是「一帶一路」中基礎建設的部分，不斷強調的是與沿線國家的共利共贏，但實際上，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絕大多數還是在「能源開發」的項目上，占總投資金額的近 40%，其後才是占總投資金額近 25% 的「基礎建設」的部分，可見「能源開發」很可能才是中國積極推動「一帶一路」的最主要戰略目的。

貳、「一帶一路」的進展順利嗎？

截至目前（2021 年底）為止，除卻中國本身不計之外，全世界已經有 140 個國家已經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的合作意向備忘錄（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本文列出這些已經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國家（140 個）以及目前並未與中國簽署的國家（56 個）如下表 2。目前全世界已經有超過 70% 的國家（140 國）已經與中國簽署了「一帶一路」的備忘錄。值得注意的是，跟表 1 對照起來，可以發現在這 140 個已經與中國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國家中，目前僅有 115 國（占 140 國的 82%）可以查到其具體至少已經收到中國多少的「一帶一路」投資金額。

表 2 歷年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國家、簽署年度與簽署國數目

簽署 年度	簽署 國家 數目	簽署國家
2013 年	8 國	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摩爾多瓦、北馬其頓、阿富汗、柬埔寨、 巴基斯坦、蒙古
2014 年	1 國	泰國
2015 年	17 國	捷克、保加利亞、伊拉克、喀麥隆、南非、塞爾維亞、索馬利亞、羅馬尼 亞、亞塞拜然、土耳其、印尼、波蘭、亞美尼亞、匈牙利、斯洛伐克、烏 茲別克、哈薩克
2016 年	5 國	巴布亞紐幾內亞、拉脫維亞、緬甸、喬治亞、埃及

簽署 年度	簽署 國家 數目	簽署國家
2017 年	24 國	蒙特內哥羅、 黎巴嫩 、象牙海岸、烏克蘭、摩洛哥、馬來西亞、斯洛維尼亞、東帝汶、越南、葉門、斯里蘭卡、馬達加斯加、 阿爾巴尼亞 、尼泊爾、 愛沙尼亞 、 立陶宛 、克羅埃西亞、菲律賓、肯亞、俄國、巴拿馬、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紐西蘭、馬爾地夫
2018 年	65 國	薩爾瓦多 、剛果、 格瑞那達 、 多米尼克 、科威特、厄瓜多、 烏拉圭 、吉布地、韓國、伊朗、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尚比亞、 蘇利南 、盧安達、新加坡、千里達及托巴哥、 東加 、塔吉克、智利、哥斯大黎加、寮國、獅子山、查德、蘇丹、加彭、奈及利亞、馬爾他、紐埃、汶萊、薩摩亞、南蘇丹、烏干達、庫克群島、 ^⑥ 塞內加爾、 茅利塔尼亞 、 萬那杜 、 利比亞 、阿爾及利亞、安地卡及巴布達、奧地利、委內瑞拉、 多明尼加 、沙烏地阿拉伯、衣索比亞、蓋亞那、阿曼、迦納、希臘、納米比亞、 突尼西亞 、玻利維亞、斐濟、幾內亞、巴林、辛巴威、 多哥 、安哥拉、葡萄牙、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坦尚尼亞、莫三比克、 甘比亞 、 維德角 、 蒲隆地 、塞席爾
2019 年	17 國	馬利、義大利、赤道幾內亞、巴貝多、賽普勒斯、孟加拉、所羅門群島、卡達、賴索托、 葛摩 、古巴、尼日、賴比瑞亞、盧森堡、牙買加、貝寧、秘魯
2020 年	1 國	吉里巴斯
2021 年	2 國	剛果民主共和國 、 波札那
未與中國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的 56 個國家： 美國、加拿大、巴哈馬、海地、聖露西亞、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墨西哥、貝里斯、瓜地馬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哥倫比亞、巴西、巴拉圭、阿根廷、英國、愛爾蘭、荷蘭、比利時、法國、摩納哥、列支敦斯登、瑞士、西班牙、安多拉、德國、聖馬利諾、科索沃、 ^⑦ 芬蘭、瑞典、挪威、丹麥、冰島、聖多美普林西比、幾內亞比索、布吉納法索、中非共和國、厄利垂亞、馬拉威、史瓦帝尼、模里西斯、敘利亞、 約旦 、 以色列 、 土庫曼 、臺灣、北韓、日本、印度、不丹、澳洲、吐瓦魯、諾魯、馬紹爾群島、帛琉		

說明：以黑框標註的國家，是那些雖然有跟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備忘錄，但截至目前（2021 年 6 月）仍未有已經收到中國「一帶一路」相關投資的記錄的國家（共 27 國），或是那些並未跟中國簽署「一帶一路」的備忘錄，但目前已經有收到中國「一帶一路」相關投資的國家（共 3 國）。

資料來源：Malik et al. (2021, 140-144)。

註⑥ 庫克群島的內政隸屬紐西蘭管轄，但獨立行使外交權。

註⑦ 科索沃在 2008 年單方面宣布獨立，原屬國塞爾維亞只承認其擁有自治權，目前（2021 年）在 193 個聯合國會員之中獲得 97 個國家和地區的承認。

即便中國的「一帶一路」從 2013 年底就開始如火如荼地展開，然而，從 2014 年開始，也陸續傳出各國與中國在「一帶一路」的合作上開始出現爭議甚至項目被取消的新聞，近幾年來也出現了各種中國的資金難以繼續維持「一帶一路」的消息，接下來本文將探討「與各國的『一帶一路』合作已經有多少部分被喊停了」以及「中國對『一帶一路』的投資是否已經逐漸式微」的這兩個問題。

一、「一帶一路」有多少部分已經被喊停了？

表 3 根據資料列出了歷年「一帶一路」有出現爭議項目的投資金額、項目數量與國家數量。從表 3 中可以看出，2014 年、2015 年和 2017 年是出現合作爭議的國家與金額的數目最高的幾年，但在出現爭議項目之後，中國往往會做出相應的調整，與合作國家重新協商，繼續取得持續合作的機會，於是我們看到的是，在 2017 年之後，不僅這些曾經出現爭議項目的國家仍然繼續與中國進行「一帶一路」的合作，而且出現爭議的國家與項目也在逐年減少之中。累積至 2021 年底為止，出現爭議的項目數量只有 87 個項目，僅占「一帶一路」全部 1,645 個項目的 5.3%，出現爭議的金額為 869.3 億美元，僅占總投入金額近 8,380.4 億美元的 10.4%。總體而言，一直到今天為止，中國與各國在「一帶一路」上的合作堪稱順利。

二、「一帶一路」是否有衰退？是否受到疫情影響？

關於「一帶一路」的另一個爭議是從 2017 年開始陸續有報導傳出中國因為後續的資金供應無力，因此「一帶一路」可能出現中國資金後繼無力的衰退危機（自由時報 2017）。為了檢視這個問題，圖 1 列出了中國從 2013 年以來至 2021 年底每年在「一帶一路」上所投入的金額、合作國家數量、出現爭議的金額，和出現爭議的國家數量。從圖 1 之中可以看出，從 2013 年底推動至今，中國每年在「一帶一路」上的投資金額都穩定維持在 1,000 億美元以上，出現爭議的項目和其占投資國家數、投資金額與投資項目數量的百分比也在逐年減少之中，雖然 2020 年和 2021 年中國在「一帶一路」上的投資確實出現大幅的縮減，但這顯然是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也就是說，第一，即便在「中國資金後繼無力」的論點最為流行的 2018 年和 2019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的投資也沒有明顯地減少；第二，雖然 2020 年和 2021 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的投資確實明顯減少，但這明顯是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整體來說，「一帶一路」在新冠肺炎的疫情出現之前，至少從中國投資的金額上看來，並沒有出現「中國資金後繼無力」或是「逐漸退場」的跡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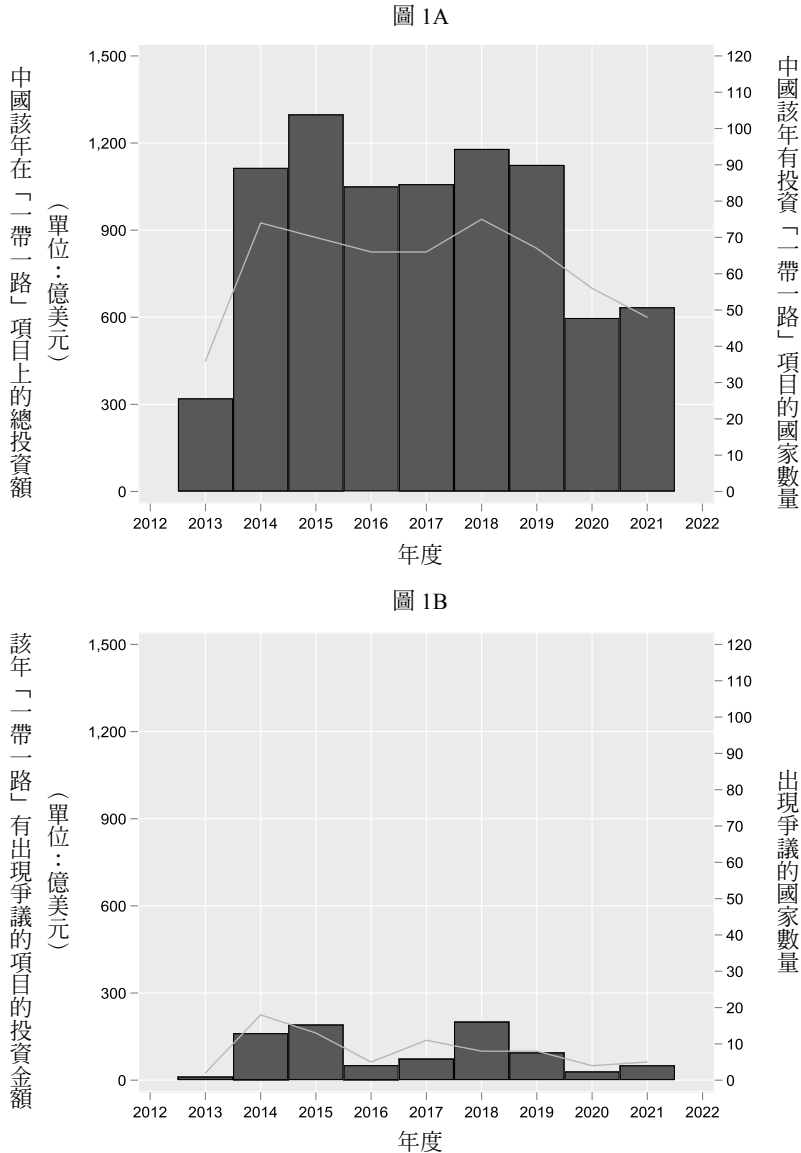
表 3 歷年「一帶一路」有出現爭議項目的投資金額、項目數量與國家數量，2013/10~2021/12

年度	與中國簽署 備忘錄的國 家數量	中國有 投資 的國家 數量	中國的總投 資額 (百萬美元)	中國總投 資的項目 數量	出現爭議的 國家數量/ 百分比	出現爭議的投資 金額(百萬美 元)/百分比	出現爭議的 投資項目數 量/百分比	出現爭議項目的國家
2013	8	35	32,070	56	2 (5.7%)	1,210 (3.8%)	2 (3.6%)	尼日、伊索比亞
2014	1	74	111,490	198	18 (24.3%)	16,190 (14.5%)	21 (10.6%)	查德、伊索比亞、加彭、希臘、印尼、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哈薩克、緬甸、波蘭、獅子山、南蘇丹、泰國、千里達及托巴哥、越南、尚比亞、辛巴威
2015	17	70	129,880	217	13 (18.6%)	19,130 (14.7%)	14 (6.5%)	玻利維亞、剛果、喬治亞、迦納、印尼、以色列、蒙古、巴基斯坦、俄國、斯里蘭卡、土耳其、委內瑞拉、辛巴威
2016	5	66	105,040	233	5 (7.6%)	5,170 (4.9%)	6 (2.6%)	孟加拉、以色列、肯亞、尼日、巴巴亞紐幾內亞
2017	24	66	105,840	215	11 (16.7%)	7,400 (7.0%)	14 (6.5%)	孟加拉、剛果、以色列、義大利、肯亞、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基斯坦、沙烏地阿拉伯、南韓、蘇丹

年度	與中國簽署 備忘錄的國 家數量	中國有 投資 的國家 數量	中國的總投 資額 (百萬美元)	中國總投 資的項目 數量	出現爭議的 國家數量 / 百分比	出現爭議的投資 金額 (百萬美 元) / 百分比	出現爭議的 投資項目數 量 / 百分比	出現爭議項目的國家
2018	65	75	118,000	233	8 (10.7%)	20,140 (17.1%)	11 (4.7%)	孟加拉、捷克、以色列、肯 亞、馬來西亞、緬甸、羅馬尼 亞、俄國
2019	17	67	112,490	233	8 (11.9%)	9,560 (8.5%)	8 (3.4%)	柬埔寨、伊朗、伊拉克、以色 列、哈薩克、肯亞、寮國、烏 拉圭
2020	1	56	59,780	135	4 (7.1%)	3,000 (5.0%)	4 (3.0%)	智利、馬來西亞、祕魯、烏克 蘭
2021	2	48	63,450	125	5 (10.4%)	5,130 (8.1%)	7 (5.6%)	肯亞、迦納、孟加拉、印尼、 南韓

資料來源：Malik et al. (2021)；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22)。

圖 1 「一帶一路」的歷年投資額、投資國家數、出現爭議的投資額、出現爭議的國家數，2013～2021



說明：黑色長條是中國各年對「一帶一路」項目的總投資額（圖 1A）和出現爭議的投資額（圖 1B），對照左方 Y 軸的刻度；淺色線條是中國各年有投資「一帶一路」項目的國家的數量（圖 1A）和出現爭議的國家的數量（圖 1B），對照右方 Y 軸的刻度。

資料來源：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22）。

參、「一帶一路」的重要爭議確有其事嗎？

「一帶一路」從 2013 年的年底推動至今，已經出現了許多的爭議。這些爭議可以分成兩大類別：第一大類別是中國與個別的合作國家之間所發生的衝突，這一類的衝突絕大多數是集中在「一帶一路」的投資項目與建設工程破壞當地環境所引發的抗議、大量引進中國的勞工與企業而未給予當地的勞工與企業相當的工作機會所引發的抗議、地主國由於資金不足或是負債過高而與中國重新協商「一帶一路」項目所引起的爭議，以及該國或是地方的執政者發生改變之後所造成的政策改變因此與中國在「一帶一路」的議題上發生新的衝突等等。第二大類別則是集中於「一帶一路」對參與國家所可能帶來的系統性負面影響，這個類別的爭議集中在對以下幾個問題的不同意見上：「一帶一路」是否能夠促進參與國的經濟成長？「一帶一路」是否改變參與國與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一帶一路」是否使參與國落入債務陷阱？「一帶一路」是否使參與國的民主退化？「一帶一路」是否使參與國的貪腐情況更加嚴重？第一大類的爭議比較適合使用個案研究的方式來理解，而本節的目的，就是透過相關數據來一一檢視這第二大類的爭議。

本節分析的方法如下。首先，本文先以「列聯表」（cross tabulation）和統計上的「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的方式來列出在各項指標中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和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情形作比較，分析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和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在這些指標上的分布是否有著明顯的不同。接著，本文在使用統計分析來驗證「一帶一路」投資金額占參與國的比率是否與這些指標有顯著的關聯性。從這兩個方面來評估「一帶一路」所可能帶來的系統性影響。

在進入分析之前，在這邊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至今已有 140 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一帶一路」的合作備忘錄，但根據前述「美國企業研究院」的資料顯示，目前有實際證據已經收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的國家只有 115 國，因此以下的分析全部都是以這 115 個有收到「一帶一路」的投資的國家來定義為是「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一、是否提升參與國家的經濟成長？

在中共的官方宣傳中，「一帶一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達成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共同發展、互利共贏，因此「一帶一路」是否能夠提升參與國的經濟成長就是評

估「一帶一路」最直接的指標。一般來說，評估經濟成長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看該國的「人均 GDP 成長率」，直接從該國的人民在物質財富上是否變得更富裕來評價，另一種是看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該國的人民在生活品質上是否變得更好來衡量。在下面的表 4 和表 5 中，本文分別列出「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在「人均 GDP 成長率」和「人類發展指數」上面的變化，計算的方式是用各國在 2019 年（人類發展指數目前僅更新至 2019 年的資訊）或 2020 年（人均 GDP 成長率）時的數據，減去各國在 2013 年時的數據，來顯示各國在參與「一帶一路」之後的增減情況。

表 4^⑧和表 5^⑨顯示，在這一段期間，不論是使用「人均 GDP 成長率」或是「人類發展指數」來衡量，不論是否有參與「一帶一路」，經濟發展情況改善的國家都比未改善的國家要來得多出許多，唯「卡方檢定」的結果顯示，在「人均 GDP 成長率」上，有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事實上比起那些未參與的國家有著更高的機率出現「人均 GDP 成長率」下降的情況，若再考量到「一帶一路」的投資額其實會被納入 GDP 一起計算的事實，那麼「一帶一路」參與國的經濟成長表現其實很明顯比未參與的國家要來得更差，再加上兩者在「人類發展指數」的表現上並無顯著差異的結果一起考量，很明顯「一帶一路」對於提升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來說並沒有帶來顯著的幫助。

二、是否改變參與國家與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

「一帶一路」的另一個重大爭議是中國是否試圖透過一種「中國式的全球化」來改變現狀，雖然中國肯定想要透過「一帶一路」的推動來達成某些戰略上的目標（Yu 2017; Zhou and Esteban 2018），但是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破壞了這個所謂的「由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the US-led world order），過去的研究事實上有著矛盾的發現。例如，Johnston（2003; 2013; 2019）的一系列研究發現，中國基本上是一個維持現狀的國家，而且在國際事務中絕大多數的議題並沒有清楚的「秩序」或是「遊戲規則」，因此每個國家都是基於其國家利益自行其是，在這一點上

註⑧ 表 4 為一個兩個群組的樣本數分別為 105 和 66、自由度為 4（本文將國家數少於 5 的組別進行合併，以符合統計假定的要求）的 Chi-Square Test，p 值為 0.029<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群組有顯著的不同的。

註⑨ 表 5 為一個兩個群組的樣本數分別為 114 和 71、自由度為 2（本文將國家數少於 5 的組別進行合併，以符合統計假定的要求）的 Chi-Square Test，p 值為 0.295>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群組並無顯著的不同的。

表 4 「一帶一路」參與國和非參與國在「人均 GDP 成長率」上的變化，2013~2020

該國人均 GDP 成長率的變化	總計	國家數目	百分比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105 國	總計	國家數目	百分比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66 國
	減少 41~50%	1 國	1.0%	赤道幾內亞		0 國	0.0%	
	減少 31~40%	1 國	1.0%	剛果		2 國	3.0%	利比亞、黎巴嫩
	減少 21~30%	2 國	1.9%	安哥拉、馬爾地夫		1 國	1.5%	蘇利南
減少	減少 11~20%	13 國	12.4%	伊拉克、千里達及托巴哥、南非、卡達、厄瓜多、巴林、巴貝多、查德、獅子山、納米比亞、賴比瑞亞、賴索托、辛巴威	20 國 (30.3%)	7 國	10.6%	多米尼克、巴哈馬、巴西、聖露西亞、蒲隆地、貝里斯、阿根廷
	減少 0~10%	23 國	21.9%	亞塞拜然、伊朗、加彭、奈及利亞、奧地利、尚比亞、巴拿馬、希臘、所羅門群島、斐濟、智利、東帝汶、汶萊、沙烏地阿拉伯、烏克蘭、牙買加、祕魯、約旦、維德角、義大利、阿富汗、阿爾及利亞、馬達加斯加		10 國	15.2%	加拿大、墨西哥、法國、波札那、海地、烏拉圭、突尼西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英國、萬那杜
增加	增加 0~10%	21 國	20.0%	以色列、俄國、吉爾吉斯、哈薩克、哥斯大黎加、喀麥隆、安地卡及巴布達、尼日、摩洛哥、新加坡、泰國、烏干達、玻利維亞、白俄羅斯、盧森堡、紐西	46 國 (69.7%)	27 國	40.9%	丹麥、冰島、史瓦帝尼、哥倫比亞、塞席爾、安多拉、宏都拉斯、尼加拉瓜、幾內亞比索、德國、挪威、模里西斯、比利時、澳洲、瑞典、瑞士、

該國人均 GDP 成長率的變化	總計	國家 數目	百分比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105 國	總計	國家 數目	百分比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66 國
增加 0～10%	65 國 (61.9%)	21 國	20.0%	蘭、莫三比克、葡萄牙、蒙特內 哥羅、薩摩亞、蘇丹	46 國 (69.7%)	27 國	40.9%	瓜地馬拉、甘比亞、美國、聖 文森及格瑞那丁、芬蘭、茅利 塔尼亞、荷蘭、葛摩、薩爾瓦 多西班牙、馬拉威
增加 11～20%		22 國	21.0%	克羅埃西亞、北馬其頓、南韓、 土耳其、坦尚尼亞、埃及、塞內 加爾、塞爾維亞、巴基斯坦、巴 布亞紐幾內亞、捷克、斯洛維尼 亞、斯里蘭卡、肯亞、菲律賓、 蒙古、貝南、賽普勒斯、迦納、 馬來西亞、馬利、馬爾他		13 國	19.7%	不丹、中非共和國、亞美尼 亞、剛果民主共和國、吉里巴 斯、多哥、巴拉圭、布吉納法 索、斯洛伐克、格瑞那達、科 索沃、聖多美普林西比、阿爾 巴尼亞
增加 21～30%		13 國	12.4%	保加利亞、匈牙利、印尼、喬治 亞、尼泊爾、拉脫維亞、摩爾多 瓦、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波 蘭、烏茲別克、盧安達、緬甸、 羅馬尼亞		5 國	7.6%	印度、吐瓦魯、多明尼加、愛 沙尼亞、立陶宛
增加 31～40%		5 國	4.8%	塔吉克、寮國、幾內亞、東埔 寨、象牙海岸		0 國	0.0%	
增加 41～50%		3 國	2.9%	伊索比亞、孟加拉、越南		0 國	0.0%	
增加 51～60%		0 國	0.0%			0 國	0.0%	
增加 61～70%		1 國	1.0%	蓋亞那		1 國	1.5%	愛爾蘭

說明：本表數據不包含中國。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1)。

表 5 「一帶一路」參與國和非參與國在「人類發展指數」上的變化，2019~2020

該國人類發展指數的變化		總計	國家數	百分比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114 國	總計	國家數	百分比	未參與「一帶一路」 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71 國
發展 倒退	退步 0.05 分以上	5 國 (4.4%)	1 國	0.9%	委內瑞拉	3 國 (4.2%)	0 國	0.0%	利比亞、敘利亞
	退步 0.025~0.05 分		1 國	0.9%	葉門		2 國	2.8%	
	退步 0~0.025 分		3 國	2.6%	東帝汶、汶萊、約旦		1 國	1.4%	
					亞塞拜然、以色列、伊朗、俄國、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北馬其頓、千里達及托巴哥、南蘇丹、南非、南韓、卡達、厄瓜多、古巴、吉爾吉斯、哥斯大黎加、埃及、塔吉克、塞內加爾、奈及利亞、奧地利、安地卡及巴布達、巴布亞紐幾內亞、巴拿馬、巴貝多、希臘、所羅門群島、捷克、摩爾多瓦、斐濟、斯洛維尼亞、斯里蘭卡、新加坡、查德、沙烏地阿拉伯、波土尼亞與赫塞哥維納、波蘭、烏克蘭、牙買加、獅子山、白俄羅斯、盧森堡、科威特、納米比亞、紐西蘭、維德角、羅馬尼	68 國 (95.8%)	49 國	69%	丹麥、亞美尼亞、冰島、列支敦斯登、加拿大、厄利垂亞、吉里巴斯、塞席爾、墨西哥、多米尼克、安多拉、宏都拉斯、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尼加拉瓜、巴哈馬、巴拉圭、巴西、帛琉、德國、愛沙尼亞、挪威、斯洛伐克、日本、東加、格瑞那達、比利時、法國、海地、澳洲、烏拉圭、瑞典、瑞士、突尼西亞、美國、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
發展 進步	進步 0~0.025 分	109 國 (95.6%)	66 國	57.9%					

該國人類發展指數 的變化	總計	國家數	百分比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114 國	總計	國家數	百分比	未參與「一帶一路」 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71 國
發展 進步 0.025～0.05 分	109 國 (95.6%)	66 國	57.9%	亞、義大利、葡萄牙、蒙古、蒙 特內哥羅、蓋亞那、薩摩亞、蘇 丹、貝南、賴比瑞亞、赤道幾內 亞、越南、迦納、阿富汗、阿 曼、阿爾及利亞、馬來西亞、馬 利、馬達加斯加	68 國 (95.8%)	49 國	69%	丁、芬蘭、英國、茅利 塔尼亞、荷蘭、萬那 杜、葛摩、蒲隆地、薩 爾瓦多、蘇利南、西班 牙、貝里斯、阿根廷、 阿爾巴尼亞
				伊拉克、伊索比亞、剛果、加 彭、印尼、吉布地、哈薩克、喀 麥隆、喬治亞、土庫曼、土耳 其、坦尚尼亞、塞爾維亞、安哥 拉、寮國、尚比亞、尼日、尼泊 爾、巴基斯坦、巴林、幾內亞、 拉脫維亞、摩洛哥、智利、柬埔 寨、泰國、烏干達、烏茲別克、 玻利維亞、盧安達、祕魯、緬 甸、肯亞、莫三比克、菲律賓、 象牙海岸、賴索托、賽普勒斯、 辛巴威、馬爾他、馬爾地夫				
進步 0.05～0.075 分		2 國	1.8%	孟加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1 國	1.4%	史瓦帝尼

說明：本表數據不包含中國。

資料來源：United Nations (2021)。

中國並未特別明顯出現想要修正國際秩序的作為；相反地，做政策分析或是情報分析的學者以及權力轉移理論或是現實主義理論的學者就傾向於認為，中國隨著其相對實力的增長，已經出現（Pillsbury 2015）而且未來也很可能會出現（Mearsheimer 2014；Navarro 2015；Allison 2015；2017）各種修正主義的改變現狀的作為。本文檢視「一帶一路」是否與參與國在外交政策的利益上與中、美兩國的距離來回答這個問題。

在衡量中國是否試圖透過「一帶一路」來改變「由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上，目前學界中有一個普遍被使用的測量，那就是看各國在聯合國大會中對各種國際議題的投票行為是否與中國或是美國相似，據以推測出各國彼此之間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有多相似或是不相似，學者們也據此發展出了不同的測量。其中，在現在最被廣為使用、相關缺點也較少的測量，就是由 Bailey、Strezhnev 和 Voeten（2017）所發展出來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測量方法。三位作者的測量方法是，先把過去歷年以來的聯合國大會所有的決議的文件整理出來，找出內容幾乎是相同的決議案，這樣子的內容相同的決議案到 2015 年為止總共有 799 對，然後他們再定義出如果一個國家是完全支持「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的話，這個國家在每一次的投票中應該要怎麼投，這個投票組合就是所謂的定錨點，接著再看各國的投票模式與這個投票組合是愈相似或者是愈不相似，就可以計算出各國的理想點距離這個定錨點的距離，而各國在這 799 對相同的議案的投票穩定程度，就是所謂的理想點改變程度，也就是說，只要看各個國家在這些內容相同的議案中的投票結果在多少個議案中發生改變（例如，本來支持的變成反對，本來反對的變成支持），就可以依投票改變的議案的件數來計算各國的偏好（理想點）到底比當初的偏好（理想點）改變了多少。從這個「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的議題面向來看待各國的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變化，也恰好捕捉到了在今天的中美競爭之下各國與中、美之間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親疏遠近。根據他們的計算，各國各年的外交政策的理想點的變化範圍，大致上是介於 -3（最遠離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到 3（最接近美國所領導的自由秩序）之間。從 2013～2020 年的這段期間，美國的平均理想點是位於 2.68 之處，而中國的平均理想點則是位於 -0.47 之處，在這 8 年之中，美國與中國的理想點之間的距離基本上維持穩定，僅微幅拉開了 0.14 的距離，這在 -3～3 的理想點變化範圍之內可以說是蠻微小的差距。表 6 列出了從 2013～2020 年以來「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和非參與國與中、美之間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距離的變化。

表 6 的結果顯示，在這一段為期 8 年的期間，參與「一帶一路」和未參與的國家可以分為四種不同的情況：（一）外交政策的理想點變得更加接近中國、更加遠

表 6 比較「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與其他未參與國家對中、美兩國在「外交政策理想點」上的變化，2013～2020

該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位移	類型	國家數 (%)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114 國	類型	國家數 (%)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78 國
接近中國， 遠離美國	與中美競爭較相關 61 國 (53.5%)	32 國 (28.1%)	伊索比亞、剛果、千里達及托巴哥、南蘇丹、哥斯大黎加、喀麥隆、坦尚尼亞、埃及、塞內加爾、塞爾維亞、安地卡及巴布達、尼泊爾、巴拿馬、巴林、幾內亞、摩爾多瓦、智利、汶萊、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烏茲別克、牙買加、秘魯、約旦、紐西蘭、義大利、莫三比克、蒙古、薩摩亞、賽普勒斯、赤道幾內亞、馬爾他、馬爾地夫	與中美競爭較相關 48 國 (61.5%)	31 國 (39.7%)	安多拉、巴哈馬、不丹、布吉納法索、加拿大、多米尼克、多明尼加、薩爾瓦多、厄利垂亞、芬蘭、格瑞那達、幾內亞比索、愛爾蘭、日本、吉里巴斯、列支敦斯登、馬拉威、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帛琉、巴拉圭、聖馬利諾、聖多美普林西比、索馬利亞、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聖文森及格瑞那丁、蘇利南、瑞典、東加、突尼西亞、萬那杜
			以色列、保加利亞、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北馬其頓、南韓、土耳其、奈及利亞、尼日、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巴貝多、所羅門群島、拉脫維亞、捷克、斐濟、斯洛維尼亞、新加坡、波蘭、烏克蘭、盧安達、維德角、羅馬尼亞、蒙特內哥羅、蓋亞那、賴比瑞亞、賴索托、馬利、馬達加斯加			亞美尼亞、巴西、中非共和國、哥倫比亞、葛摩、剛果民主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德國、瓜地馬拉、海地、印度、立陶宛、荷蘭、斯洛伐克、吐瓦魯、烏拉圭
接近美國， 遠離中國		29 國 (25.4%)			17 國 (21.8%)	

該國外交政策 理想點的位移	類型	國家數 (%)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114 國	類型	國家數 (%)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 有資料者共 78 國
同時接近中、 美兩國	與中美競 爭較無關 53 國 (46.5%)	21 國 (18.4%)	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玻利維亞、吉布地、厄瓜多、迦納、科威特、緬甸、納米比亞、阿曼、卡達、沙烏地阿拉伯、斯里蘭卡、蘇丹、土庫曼、烏干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越南、葉門、辛巴威	與中美競 爭較無關 30 國 (38.5%)	6 國 (7.7%)	史瓦帝尼、甘比亞、北韓、科索沃、利比亞、聖露西亞
			阿爾及利亞、奧地利、亞塞拜然、白俄羅斯、貝南、柬埔寨、查德、象牙海岸、古巴、加彭、喬治亞、希臘、印尼、伊朗、伊拉克、哈塞克、肯亞、吉爾吉斯、泰國、盧森堡、馬來西亞、摩洛哥、菲律賓、葡萄牙、俄國、獅子山、南非、塔吉克、泰國、東帝汶、委內瑞拉、尚比亞			
同時遠離中、 美兩國		32 國 (28.1%)			24 國 (30.1%)	阿爾巴尼亞、阿根廷、澳洲、比利時、貝里斯、波札那、蒲隆地、法國、宏都拉斯、冰島、黎巴嫩、茅利塔尼亞、模里西斯、墨西哥、摩納哥、諾魯、尼加拉瓜、挪威、塞席爾、西班牙、瑞士、敘利亞、多哥、英國

說明：本表數據不包含中國。

資料來源：Bailey, Strezhnev, and Voeten (2017)。

離美國；(二) 外交政策的理想點變得更加接近美國、更加遠離中國；(三) 外交政策的理想點同時接近中、美兩國；(四) 外交政策的理想點同時遠離中、美兩國。^⑩事實上，「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的外交政策理想點遠離中國的情況還比較多，反而是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的外交政策理想點遠離美國的機率還更大，也就是說，至少在各國與美國之間的外交政策利益距離上，中國並沒有因為「一帶一路」的推動而明顯改變「美國所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⑪有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為了試圖平衡中國的影響力，因此在「避險」(hedging)的考量之下，反而會更加積極地與中國以外的國家建立關係，所以出現了外交政策理想點反而更遠離中國的結果。這個臆測是否屬實，就需要後續的研究再來探討。

三、是否造成參與國家的債務陷阱？

「一帶一路」最大的爭議就是中國透過重大的基礎建設誘使參與國陷入積欠中國債務的陷阱，使得中國得以掌控欠債國的內政或是關鍵資源和關鍵戰略地理位置。早在 2018 年就有分析指出，「一帶一路」至少使巴基斯坦、吉布地、馬爾地夫、寮國、蒙古、塔吉克、吉爾吉斯，以及蒙特內哥羅等至少八個國家在未來無法順利償還積欠中國的鉅額貸款(Hurley, Morris, and Portelance 2018)。其後，Horn、Reinhart 和 Trebesch (2019) 研究中共從 1949 年以來到 2017 年的對 152 國的放款(leans)和補助(grants)行為之後也發現，中共大約有一半的對外放款和補助是沒有向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申報的，因此也扭曲了過去對於政策監管、風險貼水和債務可持續性的各種研究結果，而且也由於中共對外的這種放款和補助行為幾乎都是由官方決定的，因此過去理論中所分析的各種影響到私人企業的放款和補助行為的推力和拉力的理論幾乎都不適用。在一篇比較近期的研究中，薛健吾(2020)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所提供的中國外債的資料去分析「一帶一路」參與國和非「一帶一路」參與國從 2013 到 2017

註⑩ 外交政策的理想點同時接近或是同時遠離美國都是有可能發生的，因為在這 8 年的期間，美國的平均理想點是位於 2.68 之處，而中國的平均理想點則是位於 -0.47 之處，因此至少有一種可能的情況之一就是，只要原本的理想點位在 <-0.47 或是 >2.68 的國家往 -0.47~2.68 的這一段區間之內移動，那麼該國外交政策的理想點就會同時接近中、美兩國；反之，只要原本的理想點位在 -0.47~2.68 的這一段區間之內的國家往 <-0.47 或是 >2.68 的方向移動，那麼該國外交政策的理想點就會同時遠離中、美兩國。

註⑪ 表 6 為一個兩個群組的樣本數分別為 114 和 78、自由度為 3 的 Chi-Square Test，p 值為 0.107>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群組並無顯著的不同。

年這段期間的債務情況，發現兩者債務的變動情況都差不多，且在「一帶一路」的參與國中，除了少數國家如馬爾地夫、蒙古、吉布地、吉爾吉斯和寮國等少數幾個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有明顯的增加之外，中國對各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上的鉅額投資並未系統性地使參與國增加對中國的債務。

上述這些較早期的研究受限於資料的可得性，因此在這些研究中所指出的積欠中國鉅額債務的國家其實為數並不多；然而，近年來的研究顯示，中國對他國的借貸情況可能比想像中還要複雜。Gelpern 等人（2021）研究 24 個開發中國家的政府與中國的國有企業所簽訂的 100 個合約，並且發現：第一，這些合約大多數都有保密條款，禁止各國向外界透漏與中國的貸款額度、償還條件，甚至有些還禁止透漏有向中國借貸的事實；第二，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放貸經常要求各種擔保條件或是透過由中國直接控管的帳戶，避免借貸國對債務進行各種形式的重組；第三，中國在放貸合約中所要求的各種取消債務、加速償還債務或是穩定債務的條款，使中國擁有影響各債務國的國內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潛在能力，且即便這些秘密條款事實上因為不合法所以不一定能夠得到法律的支持，也已經讓債務國失去管理債務危機的能力，亦使債務國與中國的債務再協商變得非常複雜。Malik 等人（2021）發現，自從中國開始進行「一帶一路」的推動後，中國對外的「放款」與「補助」兩者之間的比率快速提高到 31:1，「其他官方的資金流動」（Other Official Flows, OOF）與「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兩者之間的比率也提高到 9:1。總結來說，對開發中國家而言，善於利用各種借貸設計來保障自身的資本安全和影響債務國家政策的中國，無疑是一個強大且精明的債權國。

前述 Gelpern 等人（2021, 23）的研究也指出，因為中國要求各債務國簽署各種保密條款的緣故，特別是在 2015 年之後中國與各國所簽訂的合約，幾乎都附帶了保密條款的要求，因此使得開發中國家對中國的債務情況非常不透明。在資料無法確定的情況之下，這個部分本文就不使用列聯表或是統計分析來進行探究，僅列出積欠中國債務最為嚴重的國家。根據 Malik 等人（2021, 51-59）的統計，積欠中國債務最為嚴重的國家如下面的表 7。

雖然表 7 呈現的是中國對全世界所有國家（也包括那些沒有參與「一帶一路」或是那些有參與但目前沒有傳出有收到「一帶一路」投資的國家）的債權資料，但從表 7 的結果可以看出，在收到中國「一帶一路」投資的國家中，「一帶一路」至少已經讓參與其中 40 個左右的國家出現積欠中國債務超過該國的 GDP 的 10% 的情況，特別是馬爾地夫、東加、吉爾吉斯、尚比亞、莫三比克、蘇利南、安哥拉、吉布地、赤道幾內亞、剛果和寮國等這 11 個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都已經超過

表 7 「一帶一路」參與國家積欠中國的債務占其 GDP 的比重

積欠中國的債務 占 GDP 的比重	國家數	國家
0～1% GDP	58 國	
1～5% GDP	29 國	
11～20% GDP	23 國	喀麥隆、多米尼克、加彭、獅子山、巴布亞紐幾內亞、安地卡及巴布達、蒙特內哥羅、多哥、厄利垂亞、哈薩克、剛果民主共和國、茅利塔尼亞、斯里蘭卡、緬甸、尼日、牙買加、肯亞、伊朗、南蘇丹、納米比亞、烏茲別克、汶萊、維德角
21～30% GDP	7 國	薩摩亞、塔吉克、蘇丹、萬那杜、辛巴威、土庫曼、委內瑞拉
31～40% GDP	6 國	馬爾地夫、東加、吉爾吉斯、尚比亞、莫三比克、蘇利南
41～50% GDP	3 國	安哥拉、吉布地、赤道幾內亞
51～60% GDP	1 國	剛果
61～70% GDP	1 國	寮國

資料來源：作者重新統計自 Malik et al. (2021, 57-58)。

GDP 的 30%，雖然中國不斷強調其「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精神，但在中國擁有巨大經濟槓桿的情況之下，這些國家未來是否會因此而在政策上更加受到中國的影響，出現更多更加配合中國所想要的政策的情況，是值得在未來持續觀察中國是否確實是一個意圖修正現狀的國家的重點。

四、是否使參與國家民主退化？

西方民主國家最經常用來抨擊中國的議題之一，就是中國的鉅額投資，不論是否是屬於「一帶一路」，都將增加參與國統治階級的可用資源，因此使得參與國的政治更加難以民主化。然而，過去的研究對這一點卻有著截然不同的發現，有些研究認為與中國的經濟交往確實在某些條件下會對國家的民主帶來負面影響，例如 Bader, Grävingholt, and Kästner (2010)、Bader (2015a; 2015b)；但是，也有研究認為與中國的經濟交往所帶來的影響，和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經濟交往比較起來，其所帶來的影響並沒有顯著的不同，例如 Bader and Daxecker (2015)。比較近期的研究發現也是正反並陳，例如，Ping、Wang 和 Chang (2022) 研究 2000 到 2014 年中國對於非洲國家的投資發現，由於各地方政府競相爭搶來自中國的投資，因此中

國的投資對於被投資國的水平方向的可課責性帶來了負面的影響，但中國「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做法，並不影響被投資國的垂直方向的可課責性；薛健吾（2020）比較 2013 到 2018 年「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和非參與國的民主程度變化情況發現，雖然「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幾乎都是非民主國家，且大多未出現民主改善，但這個情況在非「一帶一路」的參與國中也是如此，因此難以判斷「一帶一路」到底對各國的民主退化帶來了多大的效果。正是因為過去的研究有這些不同的發現，因此本文在這邊繼續透過最新的資料來檢視中國「一帶一路」對各國的投資是否與各國的民主進展或是倒退有關聯。

根據學者們對於民主政治的定義，民主政治至少包含了兩個不同的面向（Dahl 1973; Clark, Golder, and Golder 2013）：第一個面向是「制度性的民主」（the procedural view of democracy），關心的是一國的政治過程是否符合某些最少應該要有的（minimalist）制度要求，這一個面向的民主強調的是正式政治制度對於政治人物的制約，至少包含了「競爭程度」和「參與程度」這兩個不同的內容；第二個面向是「實質性的民主」（the substantive view of democracy），關心的是一國是否賦予人民某些基本應有的民主權利，這一個面向的民主強調的是人民的基本自由權利，至少包含了「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和「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這兩個不同的內容。

「程序性民主」關注的是該國政治體制中對於公權力的競爭和參與的程度。在主流的資料庫中，以馬里蘭大學「國際發展與衝突管理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CIDCM）的「政體」（Polity 5）資料庫所提供的「政體分數」（polity score）的測量方法最經常被採用，唯該資料庫目前僅更新至 2018 年。因此，本文改採瑞典哥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Gothenburg）政治學系所主持的 Varieties of Democracy（V-Dem）（Coppedge et al. 2020）資料庫中所記載的各國的「選舉式民主指數」（*v2x_polyarchy*）和「參與式民主指數」（*v2x_partipdem*）的這兩個指標的加總來測量該國「程序性民主」的程度，分數愈高則該國「程序性民主」的程度愈高。

「實質性民主」關注的是該國政治體制中人民的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的程度。在主流的資料庫中，以著名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所提供的「自由分數」（freedom score）的測量方法最經常被採用。「自由之家」將各國在政治權利與公民自由這兩個面向上的得分轉換成 1~7 分的規模，每 0.5 分為一個等級，共 13 個等級，得分愈低即代表該國的民主程度愈高。為了使統計的結果在解讀上更為直覺，本文與文獻中常用的處理方式相同，將「自由分數」往另一個

方向換算，且轉換成正整數，換算過後，得分愈高即代表該國的民主程度愈高，最低分爲 2 分（民主程度最低），最高分爲 14 分（民主程度最高）。

下面的表 8 和表 9 分別呈現「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與其他未參與國家在 2013～2020 年的這段期間在「程序民主程度」和「實質民主程度」上的變化。

表 8 和表 9 顯示，不論是從「程序性民主」來測量，^⑫或是從「實質性民主」來測量，^⑬都可以發現，不論是否參與「一帶一路」，在民主程度上出現倒退現象的國家數量都比沒有出現民主倒退的國家數量還要多，而且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民主倒退的機率也並未顯著比未參與的國家還高。這個數據顯示，民主退潮在近年來已是一個普遍發生的現象，與「一帶一路」的影響可能沒有太直接的關連。

五、是否使參與國家貪腐更嚴重？

最後本文所探討的最後一個「一帶一路」的相關爭議，就是其是否可能因爲鉅額的投資而使得參與國的政治出現更加貪汙腐敗的情況，特別是，至少在巴基斯坦和馬來西亞等國家，都出現過在大選的時候在野黨大力指責當時的執政黨收受中國「一帶一路」的大筆款項中飽私囊的報導（薛健吾 2019）。在相關文獻中，除了前述 Ping、Wang 和 Chang（2022）的發現之外，平思寧（2019）也發現中國對於有產油的非洲國家有更高的援助意願。而這些在文獻中最經常被討論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開發中國家，也是世界上貪腐的情況較爲嚴重的地區。爲了探討「一帶一路」的投資是否使參與國的貪腐問題更加嚴重，本文使用一個著名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所公布的「貪腐感受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 CPI）來比較「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和非參與國的貪腐程度的變化，其結果呈現如表 10。

從表 10 的結果有一個比較令人意外的發現，雖然表 8 和表 9 顯示，不論是否是「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出現民主退化的國家數目都比沒有出現民主退化的國家數目還要多，但是在貪腐的感受上，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貪腐程度出現改善的數量比率，卻比未參與的國家還要高，雖然兩者間並未達到至少 $p < 0.05$ 的顯著水

註⑫ 表 8（程序民主程度）爲一個兩個群組的樣本數分別爲 114 和 79、自由度爲 3（本文將國家數少於 5 的組別進行合併，以符合統計假定的要求）的 Chi-Square Test，p 值爲 0.270 >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群組並無顯著的不同。

註⑬ 表 9（實質民主程度）爲一個兩個群組的樣本數分別爲 110 和 63、自由度爲 3（本文將國家數少於 5 的組別進行合併，以符合統計假定的要求）的 Chi-Square Test，p 值爲 0.692 > 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群組並無顯著的不同。

表 8 比較「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與其他未參與國家「程序民主程度」的變化，2013~2020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114 國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69 國			
該國程序民主程度的變化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退步 4 分	共 45 國 (39.5%)	3 國	2.6%	坦尚尼亞、泰國、土耳其	共 21 國 (30.4%)	2 國	2.9%	利比亞、尼加拉瓜
退步 3 分		4 國	3.5%	孟加拉、匈牙利、塞爾維亞、委內瑞拉		2 國	2.9%	蒲隆地、諾魯
退步 2 分		10 國	8.8%	貝南、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以色列、吉爾吉斯、馬利、莫三比克、波蘭、俄國、塞內加爾、南蘇丹		2 國	2.9%	葛摩、美國
		28 國	24.6%	亞塞拜然、剛果、加彭、吉布地、哈薩克、喬治亞、埃及、塔吉克、奈及利亞、尚比亞、尼日、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巴林、摩洛哥、柬埔寨、烏干達、盧安達、秘魯、菲律賓、葉門、蒙特內哥羅、賴索托、越南、迦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馬爾他、馬爾地夫、		15 國	21.7%	列支敦斯登、剛果民主共和國、印度、墨西哥、多哥、多明尼加、宏都拉斯、巴西、摩納哥、法國、海地、瓜地馬拉、立陶宛、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薩爾瓦多
沒有變化	共 57 國 (50.0%)	57 國	50.0%	其他參與「一帶一路」的 57 國	共 48 國 (70.0%)	48 國	70.0%	其他未參與「一帶一路」的 48 國
進步 1 分	共 12 國 (10.5%)	8 國	7.0%	阿富汗、希臘、牙買加、拉脫維亞、尼泊爾、斯里蘭卡、蘇丹、烏茲別克	共 10 國 (14.5%)	8 國	11.6%	不丹、亞美尼亞、哥倫比亞、塞席爾、突尼西亞、臺灣、茅利塔尼亞、馬拉威
進步 2 分		2 國	1.8%	馬達加斯加、東帝汶		1 國	1.4%	幾內亞比索
進步 3 分		1 國	0.9%	所羅門群島		0 國	0.0%	
進步 4 分		1 國	0.9%	斐濟		1 國	1.4%	甘比亞

說明：本表數據不包含中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Coppedge et al. (2021)。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110 國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63 國		
該國實質民主程度的變化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總計 (%)	國家數
進步 0~0.2 分	共 41 國 (37.3%)	35 國	31.8%	伊索比亞、剛果、加彭、南蘇丹、厄瓜多、古巴、吉布地、喬治亞、土庫曼、塞內加爾、安哥拉、寮國、巴布亞紐幾內亞、巴貝多、所羅門群島、牙買加、東帝汶、烏克蘭、烏茲別克、牙買加、獅子山、白俄羅斯、秘魯、科威特、約旦、紐西蘭、緬甸、羅馬尼亞、義大利、象牙海岸、賴比瑞亞、賴索托、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馬來西亞、馬利、馬爾地夫	共 28 國 (44.4%)	22 國
				不丹、中非共和國、剛果民主共和國、加拿大、北韓、厄利垂亞、塞席爾、墨西哥、多哥、多明尼加、布吉納法索、愛沙尼亞、敘利亞、瓜地馬拉、立陶宛、聖多美普林西比、臺灣、茅利塔尼亞、萬那杜、西班牙、阿根廷、馬拉威		
				多明尼加、幾內亞比索、科索沃		3 國
				甘比亞、馬拉威		2 國
進步 0.2~0.4 分	共 41 國 (37.3%)	5 國	4.5%	北馬其頓、南韓、斐濟、斯里蘭卡、馬達加斯加		1 國
進步 0.4~0.6 分		1 國	0.9%	尼泊爾		1 國
進步 0.6 分以上		0 國	0.0%			1 國

說明：本表數據不包含中國。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Freedom House (2021)。

表 10 比較「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家與其他未參與國家「貪腐感受指數」的變化，2013-2020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109 國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66 國				
該國貪腐程度的變化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退步 11～15 分		1 國	0.9%	巴貝多		1 國	1.5%	聖露西亞
		9 國	8.3%	匈牙利、北馬其頓、吉布地、土耳其、巴林、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賴比瑞亞、賴索托、賽普勒斯		6 國	9.1%	史瓦帝尼、尼加拉瓜、巴拉馬、美國、葛摩、馬拉威
退步 6～10 分	共 37 國 (33.9%)	27 國	24.8%	以色列、克羅埃西亞、剛果、加彭、南蘇丹、卡達、塞爾維亞、委內瑞拉、孟加拉、尚比亞、尼日、摩爾多瓦、新加坡、智利、波蘭、玻利維亞、科威特、紐西蘭、莫三比克、菲律賓、葉門、葡萄牙、蒙古、赤道幾內亞、迦納、馬爾他、馬達加斯加		共 32 國 (48.5%)	25 國	37.9%
					共 5 國 (7.6%)			
沒有變化	共 9 國 (8.3%)	9 國	8.3%	伊朗、喀麥隆、奈及利亞、巴拿馬、汶萊、盧森堡、秘魯、維德角、阿爾及利亞	共 5 國 (7.6%)	5 國	7.6%	多哥、幾內亞比索、愛爾蘭、日本、瑞士

該國貪腐程度的變化	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109 國			未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共 66 國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國家	總計 (%)	國家數 百分比
進步 1~5 分	共 63 國 (57.8%)	44 國	40.4%	亞塞拜然、伊拉克、伊索比亞、俄國、保加利亞、千里達及托巴哥、南非、印尼、厄瓜多、古巴、哥斯大黎加、土庫曼、坦尚尼亞、埃及、塔吉克、塞內加爾、安哥拉、寮國、尼泊爾、巴基斯坦、巴布亞紐幾內亞、幾內亞、拉脫維亞、摩洛哥、斯洛維尼亞、斯里蘭卡、查德、柬埔寨、泰國、烏干達、獅子山、盧安達、約旦、納米比亞、羅馬尼亞、肯亞、蒙特內哥羅、蘇丹、貝南、越南、辛巴威、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馬來西亞、馬利	共 29 國 (43.9%)	22 國 33.3%
				不丹、中非共和國、利比亞、印度、厄利垂亞、哥倫比亞、巴拉圭、布吉納法索、德國、斯洛伐克、模里西斯、比利時、科索沃、突尼西亞、立陶宛、索馬利亞、聖多美普林西比、臺灣、英國、蘇利南、西班牙、阿爾巴尼亞		
				北韓、愛沙尼亞、甘比亞、阿根廷		4 國 6.1%
				亞美尼亞、塞席爾		3 國 4.5%
進步 6~10 分	共 63 國 (57.8%)	15 國	13.8%	南韓、吉爾吉斯、喬治亞、奧地利、希臘、捷克、東帝汶、沙烏地阿拉伯、烏克蘭、烏茲別克、牙買加、緬甸、義大利、象牙海岸、阿曼	共 29 國 (43.9%)	0 國 0.0%
進步 11~15 分		3 國	2.8%	哈薩克、蓋亞那、阿富汗		0 國 0.0%
進步 16~20 分		1 國	0.9%	白俄羅斯		0 國 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

準，^⑭但這個事實也顯示，「一帶一路」並未明顯系統性地使參與國家的貪腐情況出現惡化。

六、統計分析

除了前面使用列聯表和 Chi-Squared 檢定的分析之外，本文也使用統計模型來檢視「中國歷年對該國的『一帶一路』投資額占該國在 2020 年時的 GDP 的累積比率」（作為自變數）與「各國在各項指標的上表現」（作為依變數）這兩者之間是否有顯著的關聯性。^⑮統計模型的假定與前面列聯表比較的假定不同，故兩者都有進行檢視的價值。統計模型其背後的假定是，「每增加一個單位的中國『一帶一路』累計投資額占該國 GDP 的比率，對於被投資國的這些現象都有著相等效果的影響」，而列聯表其背後的假定是，「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應該是對被投資國產生『有』或是『無』的影響」，兩種方法所凸顯的效果不同，故都有加以檢驗的必要。本文採取「使用固定效果的普通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with fixed-effects）來進行估計，這個方法的假定是，每個不同的「一帶一路」參與國在這些指標上都有著不同的出發點，故各國是在跟自己進行比較，看各國在接受中國「一帶一路」的投資後，跟過去的自己比起來，是否在這些指標上出現變化，如此就可以避免統計的結果被某些表現過好或是過差的國家帶來扭曲的問題。表 11 就是針對前述各項指標的統計結果。

表 11 顯示，在這些指標中，中國「一帶一路」的累計投資占該國 GDP 的比重愈高，則該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愈高，與中國外交政策理想點的距離愈遠，實質性民

註⑭ 表 10 為一個兩個群組的樣本數分別為 109 和 66、自由度為 4（本文將國家數少於 5 的組別進行合併，以符合統計假定的要求）的 Chi-Square Test，p 值為 0.365>0.05 的顯著水準，表示兩個群組並無顯著的不同。

註⑮ 之所以使用「累計比率」的原因在於，本文假定中國對於該國的影響力應該會隨著中國對該國的總投資額度占該國經濟產值比重的提高而增加，如此就可以避免使用每一個年度的資料時在某些國家中國並不是每一年都有進行投資的資料間斷的問題。例如，從 2013～2020 年的這段「一帶一路」推動期間，中國在越南除了 2016 年沒有投資紀錄之外，每一年中國對越南都有 2 億美元以上的投資額，若使用每一個年度的資料而不是累積投資額的資料，則對越南的投資將在 2016 年出現 0 的數值，但事實上在 2016 年之前中國光是在「一帶一路」的項目上就已經在越南投入了 46 億美元，顯然中國的投資對於越南的影響力應該是逐漸累積的，而不是在 2016 年時就突然變得毫無影響力，這個例子應可說明，使用「中國歷年對該國的投資額占該國在 2020 年時的 GDP 的累積比率」作為自變數，與使用「中國對該國每一個年度的投資額占該國該年 GDP 的比率」作為自變數比較起來，應該是更為合理的選擇。

表 11 「一帶一路」影響的統計分析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模型六	模型七
該國的人均 GDP 成長率	該國的人類 發展指數	該國與美國 外交政策理 想點的距離	該國與中國 外交政策理 想點的距離	該國程序性 民主的分數	該國實質性 民主的分數	該國的貪腐 感受指數
[依變數] (下一個年度的取值)						
[自變數] (當年度的取值)						
中國歷年對該國的『一帶一路』 投資額	39.024	0.041*** (0.005)	-0.281* (0.112)	-0.049 (0.038)	-0.920** (0.323)	2.386 (1.359)
占該國在 2020 年時的 GDP 的 累積比率	(462.436)					
常數項	10543.683*** (51.558)	0.691*** (0.000)	0.612*** (0.013)	0.766*** (0.004)	8.052*** (0.036)	39.202*** (0.147)
R-squared within	0.0000	0.1615	0.0124	0.0034	0.0157	0.0063
R-squared between	0.0364	0.0742	0.0691	0.0187	0.0048	0.0508
R-squared overall	0.0263	0.0557	0.0502	0.0151	0.0048	0.0388
國家的數目	112	110	114	111	114	111
觀察值的數目	608	510	621	606	621	601

說明：括號內的數字為標準誤。顯著水準：* p<0.05, ** p<0.01, *** p<0.00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自文中所提及之各個相關資料來源。

主的分數也愈低，除此之外，與其他的指標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聯性。也就是說，「一帶一路」似乎無法促進參與國在物質上的經濟發展，不會使參與國與美國漸行漸遠，不會影響到參與國在政治上的競爭性和參與性，也不會影響到參與國的貪腐程度，但卻可能提升參與國的生活品質，減低參與國與中國在外交政策上的利益相似程度，以及降低參與國的人民的政治權力與公民自由。當然，受限於統計模型分析的時間較短，而且也缺乏適當的控制變數，所以我們暫時無法針對這些問題進行更為嚴格的因果關係檢驗，畢竟，能夠影響各國在這些指標上的表現的可能因素非常多，「一帶一路」不太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這一點也可以從模型中普遍偏低的 R-squared 值中看出），而且「中國因素」（包括「一帶一路」以及「一帶一路」以外的其他貿易與投資關係的影響等等）本身是否確實就能夠獨力帶來這些影響，也有待更為完整的實證分析才能定論，本文的這些發現希望能夠為將來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些初步的觀察。

肆、結論

「一帶一路」是中國近年來對整個世界所推動的宏大戰略，其對國際秩序和大國關係所造成的可能影響也是中外學者爭議的熱點。本文分析中國「一帶一路」在 2013～2021 年的這段期間所帶來的進展與影響，主要有幾個發現：第一，「一帶一路」的主要投資項目是以「能源開發」為最大宗，中國官方在宣傳中最為強調的「各種交通基礎建設」反而為次之；第二，「一帶一路」在各國的進展堪稱順利，爭議情況為少數；第三，「一帶一路」並未顯著增進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未顯著拉開參與國與美國之間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似程度，並未顯著使參與國的民主政治在競爭性和參與性上有所下降，也並未使參與國的貪腐情況惡化；第四，「一帶一路」的顯著影響在於提高參與國人民的生活品質，拉遠參與國與中國之間在外交政策利益上的相似程度，還有使參與國的民主政治在政治權利和公民自由上有所下降；最後，中國透過「一帶一路」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政治槓桿，應該是在於使部分國家陷入積欠中國鉅額債務的「債務陷阱」上面。整體而言，要確認「一帶一路」對各國和世界秩序的影響，最主要應該還是要在那些積欠中國大量債務的國家的政策變化上來找答案。

在大國競爭的世界格局下，「一帶一路」推動至今，至少已經出現了四個與中國的「一帶一路」相抗衡的計畫：第一是美國在 2017 年 11 月提出的「印太戰

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希望聯手印太地區的民主國家維持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打響了西方民主國家對抗中國「一帶一路」的先聲(Medcalf 2020)。第二是同樣在 2017 年 11 月由美國所提出的「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計畫，作為「印太戰略」的其中一環，美國希望與全球的盟國合作，以私人企業為執行者，在全球推動各種優質的基礎建設計畫。第三是同樣是由美國為首的七大工業國(G7)在 2021 年 6 月所倡議的「重建更好世界」(The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 Initiative)計畫，為「藍點網絡」計畫在參與國家和項目上的延續與擴大，其重點在於為具備較高勞動標準的項目提供資金、關注氣候因素，並幫助女性企業家等弱勢群體，該計畫預計在 2035 年以前為開發中國家提供 40 兆美元的基礎建設投資，美國也將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全方位」的美國金融工具，包括股權、貸款擔保、政治保險、贈款和技術專長，以關注氣候、衛生、性別平等和數位技術等議題。第四是歐盟在 2021 年 9 月預告，並在 2021 年 12 月 1 日正式公布的「環球門戶」(Global Gateway)計畫，預計在 2027 年之前對開發中國家投資 3,000 億歐元在數位基礎建設、綠能、運輸、醫療和教育科研等五大重點項目上，並強調所有的投資都會避免令夥伴國家債臺高築，也強調民主、良好治理、透明度和平等合作等等原則，明顯是歐洲版本的「一帶一路」。¹⁶對開發中國家來說，中國資金的競爭力在於其「不附帶特殊條件、不干涉內政主權」，而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資金的競爭力則在於西方國家在關鍵科技上的領先，但相對地，中國資金由於規模太大，因而在政治上所可能帶來的潛在影響力也是開發中國家擔心的焦點。中國的「一帶一路」與西方國家各種抗衡「一帶一路」政策的消長，將是影響未來全球政治變化的關鍵主軸之一。

* * *

(收件：110 年 11 月 23 日，接受：111 年 5 月 3 日)

註¹⁶ 當然，這四個所謂「抗衡」「一帶一路」的計畫，不論是在資金規模、戰略位階或者是基礎建設的涵蓋面上，都遠遠無法和「一帶一路」相比擬。但本文認為，其重要的關鍵並不在於西方國家是否有辦法投入與中國一樣多的資金或是相當規模的基礎建設，而是在於這些「反制」政策的背後所代表的是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和中國的警覺心和反抗意識已經開始出現，這個「大國競爭」的態勢將對全球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帶來深遠的影響。

【Research Note】

The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3~2021

Chien-wu Alex Hsueh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from its starting year 2013 till the end of 2021.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First, most of the total BRI investments goes to the energy sector, and the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s that are most emphasiz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re actually the second largest part. Second, BRI projects go well in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in general with few sporadic controversies. Third,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that BRI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e their foreign policy ideal points farther awa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deteriorate their degree of democracy in terms of competition and participation, or worsen their degree of corruption. Fourth, however, BRI do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life quality in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making their foreign policy ideal points farther away from China, and lower their degree of democracy in terms of political rights and civil liberty. Lastly, the most important leverage that China exploits from BRI is to make certain countries fall into the debt trap and thus more likely to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Overall, to find out the influence of BRI on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and the world order, we should begin with investigating the policy change in countries that owe China considerable debts.

Keyword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ino-US Relationship, Debt Trap, Democratization

參考資料

-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2017，〈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http://ydy1.people.com.cn/BIG5/n1/2017/0425/c411837-29235511.html>，查閱時間：2022/03/31。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Tuidong gongjian sichou zhilu jingjidai he 21 shiji haishang sichou zhilu de yuanjing yu xingdong"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Accessed on March 31, 2022).
- 平思寧，2019，〈中國援助與非洲石油：石油生產與價格的效果〉，《台灣政治學刊》，23（2）：145-196。Ping, Si-ning. 2019. "Zhongguo yuanzhu yu feizhou shiyou: shiyou shengchan yu jiage de xiaoguo" [China's Aid and Rich Oil in Africa: Effects of Production and Prices].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 (2): 145-196.
- 自由時報，2017，〈一帶一路消風，西方參與亞投行意願低〉，<https://ec.ltn.com.tw/article/paper/1102079>，查閱時間：2022/03/31。Liberal Times. 2017. "Yi dai yi lu xiao feng, Xifang canyu yatouhang yiyuan di"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Underinflating.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ve Low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Accessed on March 31, 2022).
- 薛健吾，2019，〈「一帶一路」的挑戰：國際合作理論與「一帶一路」在東南亞和南亞國家的實際運作經驗〉，《展望與探索》，17（3）：63-87。Hsueh, Chien-wu Alex. 2019. "'Yidai yilu' de tiaozhan: guoji hezuo lilun yu 'yidai yilu' zai dongnanya he nanya guojia de shiji yunzuo jingyan" [The Challenge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orie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OBOR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Prospect & Exploration*, 17 (3): 63-87.
- 薛健吾，2020，〈中國「一帶一路」在第一個五年的進展與影響，2013~2018〉，《遠景基金會季刊》，21（2）：1-54。Hsueh, Chien-wu Alex. 2020. "Zhongguo 'yidai yilu' zai diyi ge wunian de jinzhan yu yingxiang, 2013~2018" [The Progress and Influenc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013~2018)]. *Prospect Quarterly*, 21 (2): 1-54.
- Allison, Graham T. 2015. "Destined for War: C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The Atlantic Monthly." <https://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April 24, 2019).
- Allison, Graham T.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2022. "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 <https://www.aei.org/>

- china-global-investment-tracker/ (March 31, 2022)
- Bader, Julia, and Ursula Daxecker. 2015. "A Chinese Resource Curse? The Human Rights Effects of Oil Export Dependence on China versus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2 (6): 774-790.
- Bader, Julia, Jörn Grävingholt, and Antje Kästner. 2010. "Would Autocracies Promote Autocracy? A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on Regime-Type Export in Regional Neighbourhoods." *Contemporary Politics*, 16 (1): 81-100.
- Bader, Julia. 2015a. "China, Autocratic Patr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China as a Factor in Autocratic Surviv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9 (1): 23-33.
- Bader, Julia. 2015b. "Propping Up Dictator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om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Authoritarian Persistence in Party and Non-Party Regim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4 (4): 655-672.
- Bailey, Michael A., Anton Strezhnev, and Erik Voeten. 2017. "Estimating Dynamic State Preferences from United Nations Voting Data."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61 (2): 430-456.
- Chen, Ian Tsung-Yen. 2020. *Configuring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New York, NY: Routledge.
- Chen, Shaofeng. 2018. "Regional Responses to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1): 344-361.
- Chung, Chien-peng. 2018. "What Are the Strategic and Economic Implications for South Asia of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The Pacific Review*, 31 (3): 315-332.
- Clark, William Roberts, Matt Golder, and Sona Nadenichek Golder. 2013.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In William Roberts Clark,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eds., *Principle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2nd Edition), pp. 143-170. Washington, D.C.: CQ Press.
- Coppedge, Michael et al.2021. "Dataset Archive: V-Dem Dataset Version 11.1" <https://doi.org/10.23696/vdemds21> (March 31, 2022).
- Dahl, Robert Alan. 1973.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Freedom House. 2021. "Freedom in the World" <https://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 (March 31, 2022).
- Gelpern, Anna, Sebastian Horn, Scott Morris, Brad Parks, and Christoph Trebesch. 2021. "How

- China Lends: A Rare Look into 100 Debt Contracts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how-china-lends-rare-look-into-100-debt-contracts-foreign-governments> (October 10, 2021).
- Horn, Sebastian, Carmen M. Reinhart, and Christoph Trebesch. 2019. “China’s Overseas Lending.” <https://www.nber.org/papers/w26050> (November 01, 2021).
- Hurley, John,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2018.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https://www.cgdev.org/publication/examining-debt-implications-belt-and-road-initiative-a-policy-perspective> (November 01, 2021).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 (4): 5-56.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3. “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7 (4): 7-48.
-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19. “China in a World of Orders: Rethinking Compliance and Challenge in Beijing’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4 (2): 9-60.
- Liu, Ailan, Cuicui Lu, and Zhixuan Wang. 2020. “The Roles of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Distanc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d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hina Economic Review*, 61 (June): 1-17.
- Liu, Hong, and Guanle Lim. 2019.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 Rising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s Response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6): 216-231.
- Malik, Ammar A., Bradley Parks, Brooke Russell, et al. 2021. *Banking on the Belt and Road: Insights from a New Global Dataset of 13,427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s*. Williamsburg, VA: AidData at William & Mary.
- Malik, J. Mohan. 2018. “Myanmar’s Role in China’s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1): 362-378.
- Mearsheimer, John J.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Updated Edition)*. Updated Edition.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 Medcalf, Rory. 2020. *Contest for the Indo-Pacific: Why China Won’t Map the Future*. Carlton, Australia: La Trobe University Press.
- Navarro, Peter. 2015. *Crouching Tiger: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 Amherst, NY: Prometheus Books.

- Pavlićević, Dragan, and Agatha Kratz. 2018. "Testing the China Threat Paradigm: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Diplomacy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31 (2): 151-168.
- Pillsbury, Michael. 2015. *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 New York, NY: Henry Holt and Co.
- Ping, Szu-Ning, Yi-Ting Wang, and Wen-Yang Chang. 2022. "The Effects of China's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2 (1): 65-84.
-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2021.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1> (March 31, 2022).
- United Nations. 2021.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 <https://hdr.undp.org/en/content/human-development-index-hdi> (March 31, 2022).
- World Bank. 2021.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datatopics.worldbank.or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March 31, 2022).
- Yu, Hong. 2017. "Motivation behind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s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 (105): 353-368.
- Zeng, Yuleng. 2021. "Does Money Buy Friends? Evidence from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1 (1): 75-95.
- Zhou, Weifeng, and Mario Esteban. 2018. "Beyond Balancing: China's Approach towa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 (112): 487-501.

